

华南縫紉機制造厂厂史

HUANAN FENGENJI ZHIZAOCHANG CHANGSHI

华南縫紉機制造厂厂史编写小组编写

广州文化出版社

华南缝纫机制造厂厂史

华南缝纫机制造厂厂史编写小组编写

广州文化出版社

（内部发行）

华南縫紉機製造厂厂史
华南縫紉機製造厂厂史编写小组编写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永庆北路230号)

广州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5 1/16· 字數80,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7)0.47元

前 言

华南縫紉机制造厂厂史，是由广州华南縫紉机制造厂全厂职工和
华南师范学院历史政治系师生及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共十五人共同协作编写出来的。

为了系统地记述华南縫紉机厂工人二十多年来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和生产斗争事迹，让工人们从自己的斗争历史中认识自己的力量，使
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整理编写了这本工厂史。

这本工厂史从去年底开始编写，今年2月6日写成初稿，至4月
9日修改完毕，全部工作共经历了一百多天。在编写过程中，党委亲
自挂帅，由党、政、工、团负责人组成了厂史编写领导小组，并设立
了办公室负责有关编写厂史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为了帮助工人们更好
的回忆过去的斗争历史，组织了厂史展览会和座谈会，并请老工人现
身说法，讲述在旧社会中工人受压迫、受剥削和进行斗争的情景，启
发工人回忆过去的经历，从而掀起了全厂人人谈经历、个个写历史的
群众性的编写厂史热潮。在这过程中工人群众提供了很多材料，写了
大批文章，还从各方面搜集到有关本厂历史的档案材料一千七百多
份；厂史编写组在大量的材料中整理出厂史脉络，并采取了集体讨
论、分头执笔、集体定稿的办法进行编写。在编写过程中本厂党委书
记、厂长和华南师院历史政治系党组织的领导同志都曾在编写内容、
观点上以至表达形式上给予很多具体指导。这本厂史是由党委挂帅、

全厂职工动手和专业力量相结合的产物。

这本厂史是初步编写出来了，但由于编写工厂史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完全没有经验；同时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的限制，加上时间仓促，本书各方面的缺点一定是很多的，错误也很难免。在这里，谨希望读者多多提出批评和指正，并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厂史出现。

編者

1959年4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在重重压迫下的缝纫机工人 1

- 一、“胜家”带来的劫难 1
- 二、广州第一台缝纫机的诞生 7
- 三、在日寇铁蹄下 14
- 四、黎明前的斗争 21

第二章 缝纫机工人的新生 36

- 一、做了新社会的主人 36
- 二、决心和力量 40
- 三、清除资本家的“五毒” 44
- 四、为生产铺平道路 48

第三章 走上康庄大道 53

- 一、搞好生产，迎接合营 53
- 二、改造企业也改造人 59

三、	朱副主席的关怀.....	67
四、	生产面貌焕然一新.....	74
五、	“华南”牌风行海外.....	77
六、	职工的生活天天向上.....	80
第四章	不断革命，不断跃进.....	86
一、	不许资本主义复辟.....	86
二、	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90
三、	思想，生产大跃进.....	95
四、	又红又专，展翅高飞.....	100
五、	帅旗飘飘.....	107
六、	光辉的前景.....	115

第一章 在重重压迫下的縫紉机工人

华南縫紉机制造厂于1937年創設在广州。它是由1931年开办的冠星衣車行发展起来的，是广州市縫紉机制造业中历史最久的一家工厂。解放后它經過了社会主义改造和不断的发展，先后合并了广州大成、丽华等四十一家大小工厂、商店而成为今天的公私合营华南縫紉机制造厂。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悠长岁月，现在它是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全能性的縫紉机制造厂了。

今天，全厂三千多工人在充满着阳光的車間里忘我地劳动着，这里呈现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在旧中国受着重重压迫的縫紉机工人过的却是牛馬般的生活。他們所經歷的道路是十分艰辛、曲折的。

一、“胜家”帶來的枷鎖

1840年鴉片战争以后，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大规模的入侵，使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苦难的年代中，我国的南方大門——广州首先变成了外国資本主义掠夺原料和傾銷商品的殖民地市场。

十九世紀末期，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傾銷，美国胜家公司的縫紉

机，也在炮舰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开始输入广州。德国和日本是先来者，但在列强的竞争中，美国胜家公司却以竞争的胜利者的姿态，垄断了中国的縫紉机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

胜家公司的魔爪一伸入我国，就以香港为据点設立胜家公司中国总办事处，作为对中国及南洋群島一带推销縫紉机、榨取这一地区人民血汗的工具。总办事处除由美国人亲任“大班”（即經理，广州人称为大水牛）外，还豢养了一批华人洋奴当“买办”；他們被派遣进入我国内地，执行胜家公司的指示，刺探經濟情况和搜集縫紉机市场行情，为胜家公司爭夺市场提供綫索和資料。

不久，胜家公司为了加强对我国的經濟掠夺，又在上海和广州分别設立了北方办事处和专门管轄南方七省的“胜家”商行业务的南方办事处。他們还通过大批經紀在各省中、小城市为它推销縫紉机。仅广东一省的推销店就有江門、佛山、韶关、汕头等地共四十多家。胜家公司限令所有的推销店都挂上“胜家”招牌，訂購“胜家”牌貨，其他任何国家牌子的縫紉机及零件都一概不准买卖。代銷店若被查明有推销不力或违反规定的，便要遭到胜家公司的处罰或取消代銷商的資格。

胜家公司不仅在我国布下层层推销网，而且还使尽种种卑鄙、狡猾的伎倆，来达到它掠夺的目的。

胜家公司不折不扣地把美国資本家推销商品的“本领”搬到中国来。自从进入广州那天起，它就在报刊上大事吹嘘和在街头巷尾张贴广告，大肆宣扬“胜家”牌縫紉机如何“价廉物美”；并在广州拼凑了一支由三十多个喽罗組成的“吹牛”队伍，天天四出活动，挨家

逐戶兜售它的縫紉機。又用“以新換舊”的伎倆來欺騙群眾，推銷商品。不久，廣州的舊縫紉機都給“勝家”牌縫紉機代替了。勝家公司還採取了更迷惑人心的手段，以“預取回家試用三個月，不收費，滿意者買，不買退回”的把戲招徠顧客。當時，由於懂得使用縫紉機的人還不多，因此它又設立所謂“縫紉學校”，免收學費，吸引購買者去學習。同時，它還訓練了一批專業“服務員”，上門傳授縫紉機操作方法。還有一種狡猾的手法，就是創辦“供車會”，推行分期付款，但需繳納利息的賒銷辦法；購買戶先交三十元白銀到“供車會”，其餘分期連本帶息付款。這就使勝家公司的老板不僅擴大了縫紉機的銷路，而且又獲得了額外的利潤。

勝家公司一面力圖擴大自己的市場，一面又用各種罪惡手段，摧殘我國民族工商業。1927年前後，上海有一家工廠的工人曾製造成功一種縫紉機，並以勝過美國的意思取名為“勝美”，以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發展民族工業。可是不久就受到勝家公司用降價傾銷的辦法進行打擊，結果“勝美”牌縫紉機誕生不到一年，就活活被扼殺了。

勝家公司不僅用盡各種經濟迫害的辦法，還運用政治手段來爭奪市場。當時廣州有一家經銷德國縫紉機的“新記”，它的生意多少影響到“勝家”牌的銷路。因此勝家公司懷恨在心，千方百計要置“新記”於死地。當時“新記”出售的縫紉機是用紅S商標，這本是“新記”英文譯音的头一個字母；可是勝家公司就借口說S是“勝家”英文拼音的头一個字母，一口咬定新記影射“勝家”商標，向偽法院告狀；借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殊勢力，勾結了偽法院，結果判定“新記”犯法，榨了它一筆油水，最後卒把“新記”搞得奄奄一息。

通过这种种卑鄙恶毒的手段，胜家公司完全垄断了华南地区的縫紉機市场。从此，“胜家”牌的縫紉機就更象缺了堤的洪水一样汹涌地輸入我国。

1931年初，正当胜家公司以胜利者姿态霸占我国市场的时候，广州民族工商业者看到“胜家”牌縫紉機这样风行，便希望在其所垄断下的市场里挣扎抬头，經營旧的縫紉機。因为旧的縫紉機售价比新的便宜一百多元，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于是一些民族资本家便直接或间接从外国杂货店中購入許多旧的縫紉機廉价贩卖。由于銷路广、利錢大，不到一两年，在广州經營这种买卖的商店竟如雨后春笋，从一家发展到二十多家。这个时候，广州制帽业资本家顏若芝兄弟感到这是一条生財之道，于是也在广州德星路開設起冠星衣車行，大力經營旧縫紉機的买卖，轉眼間积累到二千多元白銀的資金。顏氏兄弟一时雄心勃勃，为了进一步发展縫紉機經營事业，他們便于1935年开始进行旧縫紉機修理和翻新工作。这对于購買力低的顧客來說，总算是一件好事。他們修理翻新縫紉機是經過工人的一番复杂劳动的，如装配縫紉機机脚，就要到佛山鑄鍋厂鑄造机脚胚模，回来由工人加工及进行安装，才能造成。另外，机件翻新，商标招紙也必須翻新。1936年，广州工人就已掌握了商标招紙和噴漆翻新技术。

可是，中国縫紉機民族工商业的惨淡經營，也遭受到胜家公司的嫉忌。它眼看着广州縫紉機修理业务的发展和技术力量的成长，生怕广州縫紉機行业会走上縫紉機制造工业的道路，因此就把当时营业較大、資金較多的冠星、星記等衣車行及佛山鑄造机脚的鑄鍋厂等看作眼中釘，一心要把它拔掉。

1937年初，胜家公司中国南方总巡柯振民秉承了主子的意旨，从香港到了广州，积极策划压制广州縫紉机行业的勾当，开始了一连串新的罪恶活动。

起初，他采取压价倾销的办法，企图挤垮经营旧縫紉机的行业。可是这样做并不怎么称心如意，收效不大。于是又指挥那班“推销队”的喽罗们四出宣传：“旧‘胜家’已经过时，新货上市，从速购买……”等等；在报刊上更是大吹大擂新货比旧货好，又不时改换新商标来欺骗顾客。可是尽管他们使尽了诡计，“胜家”牌新的縫紉机的销路并没有显著好转；原来经营旧縫紉机的行业也没有因之垮台。这就弄得美国的“大班”及其走狗们老羞成怒，阴谋要下毒手。

洋奴柯振民经过苦心策划，认为非运用政治手段不可，于是采取了控告的办法。首先是选中了冠星衣車行为主要打击对象，其次是打击星記，佛山鑄鍋厂和广州造招紙的手工业者论文卿等，把这四家厂商以假冒“胜家”招牌的罪名把它搞垮。1937年3月洋奴柯振民到广州市伪法院起诉，并提出要这四家厂商赔偿损失的要求。柯振民的阴谋得到了美国“大班”的赞赏。

广州伪法院接到胜家公司的起诉书，知道这是美国“老爷”的案件，表示格外卖力办理，同时知道颜若芝腰包不瘦，于是决定把颜若芝等捉拿归案。

一天，由柯振民带着当时广州伪警察局长寿分局的一班凶神恶煞、蛇头鼠目的喽罗们，溜进德星路冠星衣車行，要逮捕颜若芝和搜查冠星行。

两个伪警察声势汹汹的守着铺子门口，一班喽罗随即翻箱倒柜。

柯振民見着有“胜家”牌的縫紉機就不分青紅皂白指着說：“這都是假冒的。”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顏若芝就這樣被帶走了，全部縫紉機也跟着顏若芝被搬到當時的長壽分局去。

顏若芝到了分局又被轉押到偽法院，被關進一間陰沉沉和臭氣充鼻的監獄。他天天盼望着同洋奴柯振民講個道理，可是法官始終不問不審，一個多月都不開庭，吐顏若芝飽嘗着鉄窗風味。時間一天天過去，為什麼還不開庭呢？顏若芝心想，“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于是就請了律師，通過律師先後向偽法院遞上三千多元的黑錢，果然財可通神，偽法院把在牢獄里整整關了四十五天的顏若芝釋放出來了。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接着胜家公司又由美國駐廣州領事親自出面向高級法院上訴。這時候，偽法院認為在顏若芝身上再榨不出什麼油水了，為了討好美國主子，就對這場官司作出最後判決：

“顏若芝假冒‘胜家’商標，違法屬實，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緩期執行，並賠償胜家公司的全部損失。”經過這場官司，顏若芝便瀕于傾家蕩產的境地。胜家公司搞垮冠星衣車行的目的達到了，偽法院也從中撈到了一筆油水；倒霉的是顏若芝一家。帝國主義和反動的國民黨政權互相勾結、猖獗為奸摧殘我國民族工業，從這裡也可以得到明証。

顏若芝吃了這場洋官司，家產已經枯竭，要繼續買賣縫紉機已沒有現金，而且滿肚抑郁，也不願再干這一行生意了。正當顏若芝處在山窮水盡的困境的時候，他看到自己仍剩有一台車床和一些修理縫紉機用的零星工具，又想到經過多年經營縫紉機修理配件業務，行里的

部份工人已初步掌握了关于制造縫紉机的一些技术知識，便萌起他仿制縫紉机的念头。经过东挪西借，他一共凑了二千多元本錢，于是就开始仿制縫紉机。这样又給这家小鋪子带来了一线生机。

二、广州第一台縫紉机的誕生

1937年，是广州縫紉机行业受帝国主义摧残最甚，斗争最烈的一年。这一年，劫余生冠星衣車行，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重謀出路，由商业轉到了小型工业，設立了华南厂，秘密进行縫紉机的仿制工作。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广东，在封建軍閥、“南天王”陈济棠的統治下，广大农村連年天灾人祸，农民紛紛破产，变田卖地，四出逃荒或卖身出洋。可是那时的广州，却呈现着一片虛假的繁荣，吸引着許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过活。最早进冠星衣車行的顏釗，就是来自农村的。他家原籍广东南海西樵，从祖輩下来一直靠种桑养蚕度日。陈济棠統治时期，苛捐杂稅俱增，超經濟剝削加重，他被迫把田地卖了，租耕地主的桑田。可是，过了不久，順德一带的絲厂紛紛倒閉，絲价惨跌，一蹶不振，弄得顏釗家里两餐稀粥也維持不下，日子越过越难。到了顏釗十二岁的那一年，他再也无法捱下去了，年老的父母便为他收拾了单薄的行李，含着眼泪对他说：“在家里等餓死，不如出外找条活路吧！”从此，幼小的顏釗便离乡別井，輾轉流离，在佛山一家当鋪做了两年的“后生”（即学徒）；1932年冬便由同乡介紹来到冠星衣車行做工。

和顏釗的遭遇同样悲慘的顏伍、韓和、陈牛等，也先后由于家乡的破产，流浪到城市，来到了冠星衣車行。他們也就成了顏釗早年的師兄弟。

顏釗几个師兄弟，在刚到“冠星”的头几年，既不懂得机器的制造技术，文化水平也很低；可是这正合老板的心意，因为对这样的穷小子，只給一个“学徒”的名堂，不用发一文工資，就可以任意差使和剝削。

他們来到冠星衣車行，整天是搬运、送貨和在三更半夜听从老板的呼喝差使。老板說这就是“捱师”的规矩，可是那时根本没有師傅可“捱”，沒有任何師傅教技术。到后来制造縫紉机成功后，他們倒成了第一批縫紉机制造业的師傅呢。

冠星衣車行也就靠着雇用这种廉价的劳动力，把縫紉机的代銷业务逐渐发展了起来。

随着冠星衣車行业务的发展，顏釗師兄弟們也逐步担負起縫紉机机件的装配和修理工作了。經過修理和装配的操作，这一批来自农村的新工人，就慢慢地学到了一些縫紉机的构造和修理知識。就是这样，这批为生活煎迫得离乡背井的青年农民，在艰难的环境和劳动的磨炼中，經過自己的努力摸索，终于掌握了技术，成为华南第一批縫紉机制造业工人。

1937年年底，在冠星衣車行的橱窗里，出現了一台嶄新的本国自制的縫紉机，吸引了許多人，大家都惊奇地嘖嘖贊賞。消息一传开，立刻轰动了整个广州的縫紉机商行。

这就是华南厂工人刚試制成功的第一台縫紉机。这台縫紉机的試

制時間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經歷的却是十分艰苦而曲折的道路。

追溯起这段过程，自然地就会联系到早年外国縫紉机輸入和傾銷的情景。

当时外国进口的縫紉机，往往不是装配成台，而是把各种机件拆散运来装配的。因此把各种零星机件装配成台出售，就成为經銷縫紉机商行的一项重要业务。这就迫使冠星衣車行的工人开始学习这种机械操作。顏劍、顏伍等工人从这种装配工作过程中，便逐渐熟悉了縫紉机的构造和各个零件的性能。这是当时华南第一批縫紉机工人掌握縫紉机制造技术的最初的阶段。

当各国的縫紉机商行爭夺市场最激烈的时候，它們都采用免費修理的所謂“保用期”来树立“信用”，爭取顧客；而早年的冠星衣車行，也是由于銷售旧縫紉机而經營修理业务。冠星衣車行最早的修理工人是韓和，后来由于业务的发展，顏劍、顏伍等也参加了这项操作。之后，他們便漸漸掌握了縫紉机的构造原理和个别零件的制造技术了。

后来胜家公司在广州取得了壟斷地位，大量輸入它的商品时，为了降低運費多掙利潤，漸漸少運整套笨重的机脚，光运机头和各种主要零件；于是在佛山、广州相繼開設了鑄造縫紉机机脚的小型工场。那时冠星衣車行需要的机脚都是在佛山鑄造了模胚，再拿回来給工人加工制成的。工人顏劍的三套出色的工艺之一，就是加工机脚和鉗机脚的螺絲孔等工序。至此，冠星衣車行的工人，从装配、修理到机脚的加工都学会了，从而逐漸地为制造縫紉机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1937年5月，縫紉機的全面試制的工作正式开始了。試制的工場就設在广州西区带河路一条名叫都堂院的小巷里；那儿地方偏僻，厂房又陈旧又狭小，加以顏若芝害怕試制工作被泄露，便經常緊閉着工場的門窗，壯四、五个工人挤拥在这間又小又黑的房子里，紧张地进行着秘密的仿制工作。

試制之初，資金不足，設備簡陋，沒有經驗，真是困难重重。可是顏若芝沒有放弃这个发财致富的想望，他七拼八凑的筹集了約二千元資金(包括原来冠星衣車行的存貨)，再購置了一部旧式車床和部分原料，就驅使工人們不分晝夜地試制，希望在工人身上創造出奇迹來。

当时参加試制的工人，有顏釗、韓和、陈牛和何世彬等。他們一方面为“抵制洋貨，振興國貨”的爱国主义思想所推动，另一方面也为了寻求生活出路，很愿意进行这种机器的試制工作。虽然困难很多，但是他們凭着自己的一股勇气和毅力，毫不气馁地进行試制。

开头，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經驗和技术。他們既沒有機器的設計圖紙，又沒有技术指导人員，怎么办呢？雇請工程技術人員嗎？当时全华南地区都沒有一个制造过縫紉機的技术人員。經過反复研究，最后工人們想到，日本出品的縫紉機也是模仿別人的，于是便一鼓作气将一台陈旧的“胜家”牌縫紉機拿来拆开，按照着样品进行仿制。

可是那时的华南厂实际上还是个小作坊，既沒有鑄造的翻砂工場，機械設備又十分簡陋殘旧；全厂仅有一两部殘旧車床和手搖鉗床。他們只好到佛山鑄鋼廠找翻砂工人帮助，將鋸開的機壳實樣造型澆注。鑄出的頭一個機壳毛胚，樣子看來還不錯，他們便滿以為成功了，高兴地帶回來加工。可是誰也沒有料想到用原件作模鑄出來的機